

THE NEWLY-WRITTEN PICTURES & FILES ON LONGMARCH

新  
写

长征

图文档案 上

李 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前 言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本身的传奇，反反复复被人回忆与颂扬。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法国革命的传奇是攻打巴士底狱，俄国革命的传奇是攻打冬宫，而中国革命的传奇——长征，则是人类历史上更令人神往，20世纪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命运的事件。

与长征相比，福吉谷不过是一场苦战，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7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攻占的冬宫只有一些年轻的士官生和妇女在守卫着，历史赋予这些革命以传奇，并不是它本身所包含的过程和内容，更多的是由于它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的象征。

1934年开始的长征可不是象征，它既非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亦非战役，更非是胜利，而是一曲人类的求生之歌，是一场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大撤退，是一一次次险象环生、火烧眉毛的战斗。当它开始时，实际上仅仅是一次毫无目的、毫无方向的大败退，一场本可避免却还在不断扩大的悲剧。一个真正引导长征走向胜利的人，却在长征开始的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当它结束时，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这个人自豪地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国、共两党——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关系奇特的一对兄弟——在他们曾是朋友也曾是对手的奇特关系史中，在第一个回合中上演的一幕最精彩的戏剧。他们斗法，斗勇，斗智，以此

期待着历史女神的青睐。一个张开天罗地网，为求天下一统金瓯无缺；一个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托起一轮新的太阳。一个曾一次次地以为自己摸到了胜利的果实，却发现那果实只是水中月影；一个曾一次次地发现自己濒临绝境，却每每绝处逢生。最终，蒋介石率领着他的“国军”开进了一片片此前他们不曾染指的地域；而毛泽东则率领着他的队伍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是对人生能力的极限考验。无人穿行的大草地、鸟迹罕至的大雪山、舞蹈着死亡之神的沼泽……经受着如此严酷、恶劣环境考验的这支队伍，只有在大地洪荒之际开天辟地的那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们堪与比拟。但这一切，只是更加激发了这支队伍对崭新社会的渴望，也坚实地铸就了他们为实现这种渴望而奋斗的使命感。

在极度严酷的环境之中，在物质的极度匮乏之中，在汗水、鲜血和死亡的考验之中，精神之火更加熊熊地燃烧，信念之光更加明彻地照亮。

经历过如此严酷洗礼的队伍注定是战无不胜的！

历史女神正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检验了它将要选择的未来中国的主宰。

这也是一支队伍完成自己内部纯洁的一次痛苦洗礼。这支队伍正是因为它早期幼稚的“左”倾激进、对自己的道路独立思考与选择的缺乏，而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基业，走上这条艰难而漫长的征程。红军内部种种公与私的矛盾，一次次荡涤了革命者的胸怀与意志。这是一次痛苦的征程，也是一次付出巨大代价的征程。走在这支队伍前列的人们，以执著的信念、卓越的智慧、无私的胸怀和兄弟般的情谊，带领这支队伍，走完了这次征程，完成了这次洗礼，获得了一次新生。

最终，从千山万水中走过来、从围追堵截中冲出来的这支队伍，也冲出了自身的错误、迷茫，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走向团

结，走向壮大。

正是这场痛苦的洗礼把他们引向最后的正确之境、光明之境、胜利之境。

诚如斯诺所言：“这是一次可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人的勇气和胆怯，狂喜和胜利，痛苦、牺牲和忠诚，而烈焰一般贯穿这一切的是那千万个青年的不息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从不向人、或自然、或上帝、或死亡认输——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已载入了这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中了。”

为这部史诗的伟大而激赏的人们称它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正是这条红飘带，以它无与伦比的绚丽，舞过那个年代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舞过多风多雨的二十世纪，舞出了这个民族的灿烂未来。

关于长征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在流传，并诞生了像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出现了一些零零散散有关长征的图册。但是，能够完整生动地记录长征，并随着事件的展开而配有大量图片的著作并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可以被完整地“看”到的历史，当年无数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摄影者在目击历史的同时，用他们的镜头留下了目击的现场和人物的景象，这些历史照片便以目击片断的形式流传下来。它们越来越多，其中有许多广为流传，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它们成为某个人、某个事件或某个时代的不可动摇的形象代表；更多的则是罕见的或没有流传开来的，但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价值，这些目击片断有时甚至比所有的回忆、传说和文字性的叙述都更加真实有力。如果能将这种图片的历史瞬间记录与

对历史过程的不间断性的文字叙述结合起来，我们相信，长征，这场中国革命的传奇，将会对所有的人产生更大的震撼与影响。

因此，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新编长征档案，成为我们的心愿。在阅读了大量有关长征的纪实著作以后，并经过专家的推荐，我们选择了曾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将军的秘书李镜所著的《大迁徙》来作文字底本。该书对有关长征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基本上粉碎了以往人们对长征的浪漫主义的想象，真实而客观甚至有些残酷地将长征的细节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它以庞大的笔触揭示出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林林总总的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欺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进而更加突出红军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与力量，正是一个时代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虽然寻找有关长征的各种图片是一次艰苦之旅，但我们仍尽可能多地把关于长征的图片配到文字中间，以增加本书的文献性、纪实性和珍藏性。在查阅各种图片资料时，我们得到首都多家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对本书，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 总目

前 言 .....	(1)
-----------	-----

## 上 卷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82)
第三章 .....	(141)
第四章 .....	(208)
第五章 .....	(256)
第六章 .....	(305)

## 下 卷

第七章 .....	(369)
第八章 .....	(434)
第九章 .....	(539)
第十章 .....	(648)

# 目 录 (上)

---

## 第一章

### 1 毛泽东在非常时期离开了瑞金



毛泽东焦灼万分。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

### 8 李德输给了另一个日耳曼人

“红军为什么对李德那样俯首听命？”宋美龄问。

“两个字：幼稚。”蒋介石不假思索地说。说罢，又加上了一句：“当然，李德同样是幼稚的。”



“因此，他输给了另一个成熟的日耳曼人。”宋美龄说。

蒋介石和陈诚都微微地笑了笑。

## 21 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失眠了



不过，张闻天的失意也许更早一些。1933年初他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不久，就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现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慢慢疏远了。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政治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桌面上的东西。他或许不太明白，在政治斗争中，友谊是块脆弱的玻璃。

## 33 留下的……

当时的《大公报》这样记载了瞿秋白的人生最后历程：“全国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气色无异。”酒至酣时，秋白指着脚下的草坪，对执刑的兵士说：“此地很好。”然后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 48 何长工收到了暗语：“你喂的鸽子飞了”



就在这时，何长工收到了一份周恩来的秘语电报：

“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粤军谈判代表杨幼敏看到这份电报，感到很蹊跷，便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哪里话，这是份贺电，祝贺咱们谈判成功，和平鸽就要飞起来了。”何长工很冷静地回答道。

## 60 瑞金，红都的最后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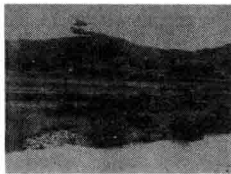
“我不，我不，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毛毛大声哭叫。

毛泽覃、贺怡抱着毛毛，走出了屋子。



“你们走吧。”贺子珍狠狠心，对毛泽覃、贺怡说。

“妈妈——”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云石山上回荡着。



贺子珍冲出屋子，扶在门框上，望着下山的路。

她在做着的一个混混沌沌的梦。

她的耳边，只响着一个声音：

“妈妈——”

这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了几十年，直到她孤独地死去……

## 79 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向自己的辉煌走去

红军走了。

10月18日。傍晚。微风习习。

毛泽东穿着一身单军装，左臂上搭着夹大衣，拄着一根棍子，阔步走出于都西门，跨上了于都河的浮桥。



他习惯地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迷茫的远处，健步踏上了征途。

从此时起，他一步一步朝自己的辉煌走去……

## 第二章

### 82 蒋介石匆匆离开北平



“江西红军主力跑了？”

“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吃了一惊。

蒋介石从晏道刚手里接过电报，匆匆看了一眼，呆呆地坐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的目光慢慢变化着：绝望——狐疑——痛苦——疯狂——

残暴……

## 91 飘流的“共和国”

中央红军在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通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减员三千七百多人；

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九千七百多人；

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减员八千六百多人。



## 96 蒋介石给西进红军准备了一个口袋



蒋介石更加坚定了以前的判断：中央红军西进意图更加明显，循肖克旧踪，到黔东湘西与贺龙、肖克会合。

他胸有成竹地从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抬起了眼睛。

他的眼前，晃动着一条滚滚的大河：湘江。

他已经给朱、毛大军（尽管他早已得知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失势，他与国民党其他将领依然这样称呼中央红军）设计了一个口袋。

## 112 黑夜被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

何键抬起头来。“击匪半渡，击匪半渡……”他不断咀嚼着蒋介石的这句话，终于品出了老头子的厉害。

问题是时间。

当然，还有人心。想到这儿，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白崇禧的影子在他的眼前闪了闪。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过白崇禧。

时间，时间！什么李宗仁！什么白崇禧！都靠不住，还得靠我们自己！



## 122 哦，湘江……



第一步就错了，现在是那一步的继续。但必须往下走。

林彪举起望远镜望着被浓烟吞噬的前沿阵地的时候，他也焦灼，也烦躁，也痛惜，心中也抱怨。但却无可奈何。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步一步打到今天军团长这个位置，他第一次感到了对战争把握的无能为力。

## 133 浸泡在血水里的 1934 年 12 月 1 日

每一个红军坚守的山头下面，都是同样的情景：血，尸体，残肢，……那是敌人付出的代价。

在腥风血雨中，太阳正在西沉。

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从阵地上抬起头来，用手抹了抹被炮火熏黑的脸。他看了看西沉的太阳，此时，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委、刘伯承参谋长正率领红五军团，随主力朝着太阳西沉的地方走去，他多么希望他们在此时给自己下达一份作战命令，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 第三章

## 141 最高“三人团”成员各有所思



王明在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于9月上旬的一天在博古家里开了一个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正式成立。24岁的博古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 151 编外“中央队三人团”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国度对于年轻的中国革命者是慷慨的，在苏联人民还没有完全摆脱内战带来的饥饿的时候，中山大学却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牛奶、面包、黄油是充足的，而正餐的汤、菜和甜食在苏联朋友们的眼里简直就是奢侈。衣服、日用杂品以及医疗全部由学校免费提供，此外，每月还有20元的津贴费。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眼中，这些吃着苏联面包啃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年轻人就是主宰未来中国的人。



## 166 通道“飞行会议”



毛泽东从周恩来的笑容里看出了他心里的苦闷。

周恩来也消瘦了许多，眼睛周围罩着一圈黑晕，那是操劳过度的印记。脸上那把漂亮的长胡须由于缺少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

“恩来同志，你要注意身体，现在你的担子很重。”

## 175 毛泽东在黎平重新崛起

对于刘伯承复职，他的老同学李德并不以为然。李德看见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出现在军委纵队的时候，只是在马背上朝他漠然地点了点头。

刘伯承却用俄语跟他说了句：“你好，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

刘伯承的目光是真诚的，宽厚的。

李德有些尴尬，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勉强挤出两个字：“你好。”然后骑着马径自走了。



## 187 王家烈提心吊胆度过了 1935 年元旦



在王家烈的天平上，一头是中央红军，一头是薛岳所率的中央军八个师。两支兵马都是他的敌人。如果就眼下的威胁来说，薛岳更厉害一些。因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并没有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北上，企图北渡乌江，那里是侯之担的防区，王家烈并无燃眉之感；而由湘西尾随中央红军而来的薛岳却在镇远、黄平舍弃了北上的红军，直逼贵阳。

蒋介石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借追剿红军之名，夺取贵州。

## 196 乌江不是湘江

此时，站在江边的八勇士如同八尊巍然的雕像。佯攻火力像炸豆般在他们身后“噼噼啪啪”响起来，河对岸也加强了火力防御。正是试渡的最好时机。



四团政委杨成武斟满了一碗碗壮行酒，亲手递到八位勇士手中。

## 第四章

## 208 进遵义：刘伯承导演了一出轻松的喜剧



在刘伯承将军导演的这场具有戏剧性的攻城战中，还有一个轻松的尾声：城内枪声刚歇，就有不少老百姓结伴相约，壮着胆满城满街地寻找“水马”，碰着红军就打听“水马司令”在哪里。红军起先不知道何为“水马”，后来经询问，才知道侯家军为了掩饰败迹，到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乘“水马”渡过乌江的。

## 215 “红军到，千人笑”

见我笑，老人空洞的目光里浮上了不悦的神色：“你莫笑，不信么？”老人眯着眼，看着阳光下被紫岚笼罩着的远山，像是自语似地回忆着说：“那几天一直阴着，还有雨，可是红军来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开了一条缝，射下了一道黄黄的太阳光，好看得很呢？”说着，他又回头看看我，很认真地说：“你还不信么？”



## 221 德国顾问产生了淡淡的妒意



李德摇摇头，把目光投向隔开了遵义新城老城的那条清澈的小河，“这条河真漂亮！”

他的话恰好被走在旁边的张闻天听到了，张闻天淡淡地对他说：“这是湘江。”

“湘江？”李德怔了一会，脸上立即浮上了一丝沮丧的神情，他用俄语问道：“是那条湘江吗？”显然，湘江战役给那场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者的心上留下了一片永远也难以抹掉的阴影。

## 228 “易宅”的不眠之夜

毛泽东在桌子旁坐下，把灯光拧亮些，点上一支烟，望着一缕青烟在幽暗的屋子里慢慢飘散开去。

戴着眼镜的张闻天和同样戴着眼镜的王稼祥不断交替着在他眼前出现。那是两双理想者的坦诚的眼睛，热情、激昂是那坦诚的目光里的主基调，或许，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天真。

毛泽东原本对他们都很陌生。

毛泽东推开窗子，望着夜幕笼罩着的遵义城，让夜风吹着自己微微发热的额头。



## 233 博古不愿意开会



最令博古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此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最高“三人团”的，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同在一个营垒里的两个战友。

谁错了？我，还是他们？博古在心里问着自己。

如果我错了，那么，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呢？王明同志呢？共产国际呢？斯大林同志呢？

## 238 征途中的女人（之一）

这 30 名从江西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远征的女红军中的绝大部分走完了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全程。她们中有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有的人随西路军经历了更为悲壮惨烈的征程。



她们每个人都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故事，不论这故事的结局是酸是甜是苦是辣，她们都堪称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 248 1935 年 1 月 15 日之晨



“朱总司令！”朱德正看得有趣，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回过头去，原来是肖劲光。

西征以来，朱德有些日子没有看见肖劲光了。此时的肖劲光依然满脸晦气。对瑞金的那次公审，朱德也是很有意见的，他也认为黎川失守的责任不在肖劲光。后来尽管没有执行五年徒刑，但肖劲光却被开除了党籍军籍，离开瑞金之前，被任命为上干大队大队长。

## 第五章

### 256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尽管离开江西已经三个多月了，尽管在座的这些高层领导人对突围西征的一些问题也渐渐清楚了，但是现在在党的最高会议上严肃地提出来，还是令人震动。

博古低着头，埋头记着什么，脸色很难看。

李德看着张闻天，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张闻天没有躲避李德的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等着他说话。

李德什么也没说。



### 264 毛泽东终于等来了说话的机会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李德都在大口大口地吸烟。

会议开到后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几乎成了压倒一切呼声。

林彪自始至终没有发言。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的年轻将军的缄默几乎使所有与会的人都感到意外。

在一片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声浪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

### 274 一边倒的声音

1939年仲夏，党中央决定让李德返回苏联。当飞机冲出跑道，升上天空以后，李德俯瞰了一眼机翼下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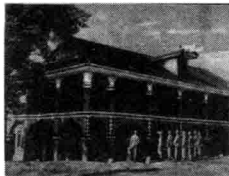


无边无际的黄色，无边无际的大山，还有一轮耀眼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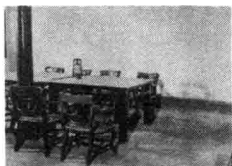
他抽出一支烟，噙在嘴上，点火的时候，手微微有些发抖。

他走了，带着几分遗憾，几分迷惘，几分无奈……还有几分留恋。

他毕竟在这里留下过：心血，汗水，临战前的不眠之夜，烟熏火燎的作战地图……还有一个不十分漂亮却有着东方式的逆来顺受的妻子。



## 284 遵义会议在扎西画上了句号



洛甫正式接替博古的职务是在1935年2月5日。

那天，军委纵队离开了石厢子，来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那是渭河与赤水河的交汇处，有个小渡口叫岔河，旧地图上标的名字是“鸡鸣三省”。周恩来1972年的那次讲话中回忆说：“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 289 项英、任弼时、张国焘收到了中央来电

项英记起了中央离开瑞金前他与李德的那次谈话——现在看来自己当时对于毛泽东的那番议论并非过虑。李德毕竟是个西方人，他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当初对自己的提醒不屑一顾。但是现在，他输了。项英轻轻地摇了摇头，摇显得过分沉重的头，用短粗的手指拍打着突出的前额，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他又瞟了一眼手中的电报，有一行字特别刺眼：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